



文学翻译修辞研究

贾英伦 / 著



科学出版社

文学翻译修辞研究

贾英伦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先生的功能文体学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文学翻译的理论修辞和实践修辞问题。“功能—情景语境—前景化—语言文化的差异性—润色”是贯穿全文的主线。本书旨在阐明一种文学翻译修辞思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翻译修辞的本质是润色,译者应在译入语中重建原作语言的艺术暗示力和精神韵致;译者的职业道德又决定了翻译中的润色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是原作的整体意义和作者的语言风格,以小句为翻译单位可以使译者较少逾矩;译者在翻译时应坚持文学性与忠实性辩证统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翻译修辞研究 / 贾英伦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03-043873-7

I. ①文… II. ①贾… III. ①文学翻译—修辞学—研究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5143 号

责任编辑: 阎 莉 常春娥 / 责任校对: 蒋 萍

责任印制: 张 倩 / 封面设计: 铭轩堂

联系电话: 010-6403 0529 电子邮箱: yanli@mail.sciencep.com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3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1/16

201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2 3/4

字数: 248 000

定价: 7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文学翻译修辞研究”(编号 201209)、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心智哲学视角下的英汉感叹句生成机制研究”(编号 2014BYY024)和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文学翻译修辞研究”(编号 14B086)、“语篇翻译的功能阐释”(编号 13B014)阶段性研究成果。

序

我们把文学翻译视为一种修辞活动，是出于对语词的重视。语词的运用既有规则又没有规则。普希金的诗句“Хоть и заглядывал я встарь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虽然以前我也查过科学院词典）”在俄语里是诗，译成汉语却诗意全无。问题在语词的排列组合。俄国形式学派把语言分为诗化的、日常的和科技的，文学语言是诗化的语言，而诗化的语言靠的是语词的超常性组合。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应使用诗化的语言，而困扰文学译者的常见问题恰恰是原作富有诗意的语句，按照语法规则翻译出来，原作的形式保留着，诗意却流失了。关于文学翻译的理论与方法，中国古代有“案本而传，不加文饰”，近代有“信达雅”，当代有“神似”“化境”，等等。三十多年前，罗新璋先生提出案本—求信—神似—化境这四个译学概念，成为我国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博学多识的译界前辈，为建立我国的翻译理论体系奠定最初的基石。近年来，译界后辈虚心学习国外先进理论，不断实践、不断探索，充满信心和热情地发展祖国翻译理论。翻译学科的发展，是在继承传统译论精华、吸收国内外先进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发展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支撑。语言学理论总是为翻译学的发展提供科学理论视角和方法论，我国学者在翻译理论的语言学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提出不少精辟见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把西方的话语理论引进翻译研究领域，建构了话语翻译理论，此后又有学者从文体学角度来透视翻译，写出有关的学术著作。整体看来，我国近年的翻译研究，正在朝着开拓性、科学化和系统化的方向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吸收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探索翻译活动的普遍规律。贾英伦博士的新著《文学翻译修辞研究》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

文学翻译是一个特殊的艺术门类，它与文学创作相通，但又有其独特的审美原则、艺术内涵和方法技巧。该书以文学翻译的修辞问题为中心，以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和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为逻辑起点，从文体学、文艺学、美学等诸多学科的角度探索文学翻译修辞的规律，对一些复杂的翻译修辞现象和学科命题做了较为科学的诠释，并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建构了比较完整的翻译修辞理论体系。本书有以下几个亮点：（一）把文学翻译修辞置于西方功能语言学理论的宏观背景下予以审视，从而确立了翻译修辞研究的科学视角。（二）把翻译修辞置于功能文

体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内予以讨论,既揭示了“翻译修辞学”的语言哲学基础,又成功地把翻译修辞各个层面的分析纳入功能文体学的标准框架,为建构“翻译修辞学”的自身理论框架奠定了基础。(三)本书明确了文学翻译修辞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前景化”润色,即译者克服语言文化差异,调动译入语的修辞资源,再现原作的“前景化”文体特征(诗化的语言),再造译文语言的艺术暗示力和精神韵致。(四)《文学翻译修辞研究》的一个独到之处,是对译者风格与个性的探讨。译者的风格与个性,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正如苏联翻译理论家加切奇拉泽所说:“一提到译者的个性就会使很多人精神紧张”。译者的风格与个性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作者在此书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译者的风格是译者翻译观和语言观的总和。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译者的风格不仅客观地存在,而且深刻影响着译文的修辞面貌,是译文风格的灵魂。”

做学问的有心人多是持之以恒、不断进取的。贾英伦博士学术功底厚实,为人谦虚朴素,爱学习,肯钻研。她的这部学术著作在翻译修辞的学术前沿提出不少有意义的问题,相信她能够在这一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郑海凌

2015年6月写于北京师范大学

前 言

翻译是一种双语活动，做好翻译工作首先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的语法知识和词汇知识，因为这些是语言的基础。但是这还远远不够，翻译还必须重视修辞，文学翻译更是这样。同一部外国作品的几个汉译本，有的文采斐然，令人爱不释卷，有的苍白无力，味同嚼蜡，有的佶屈聱牙，不忍卒读。译文的修辞面貌直接决定着它的可读性，文学翻译与修辞的关系十分密切。

本书以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先生的功能文体学思想为理论基础，系统地研究了文学翻译的理论修辞和实践修辞问题。本书共分 10 章，结构如下：第 1 章研究了文学翻译修辞的实质，并对古今中外文学翻译修辞观进行了梳理；第 2 至 5 章研究了文学翻译的理论修辞问题，如文学翻译文体、翻译单位、文学翻译修辞生成机制、修辞特点等；在理论修辞的基础上，第 6 至第 9 章研究了文学翻译的实践修辞问题，如语音修辞、词汇修辞、句法修辞、章法修辞等；第 10 章研究了作家语言风格的翻译，作家语言风格的翻译既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本章是在上述章节基础之上的综合性研究。

本书把韩礼德功能文体学思想和文学翻译修辞研究相结合，旨在阐明一种文学翻译修辞思想：文学的社会功能和语言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学翻译修辞的本质是“前景化”（foregrounding）润色，即译者克服语言文化差异，调动译入语的修辞资源，再现原作的“前景化”文体特征，再造译文语言的艺术暗示力和精神韵致。

文学翻译的修辞问题有很多方面，首先是文体。文学翻译的文体，通俗地讲，就是忠实性和文学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争论了近两千年，至今仍没有定论。20 世纪语言学领域的一件盛事就是功能文体学的创立。功能文体学的研究表明：语篇的语言形式适合了语篇的社会功能，语篇的功能才能实现，也就是说，语篇的社会功能决定了语篇语言形式的选择，这奠定了文学翻译修辞的语言哲学基础。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崇高的艺术，除了给读者提供美文陶冶情操之外，更重要的是，无不充满着提升人类道德境界的内在激情和巨大力量。此外，翻译文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让译入语读者以好奇的目光品尝另类文化的样态。教化功能和文化交流功能是翻译文学安身立命的基石。缺乏文采，甚至语言生硬笨重的译文，必然替自己拒绝了读者，作品的其他重要功能也随之烟消云散。因此，文学翻译所使用的语言必须具有美

学欣赏功能,应该是诗化的语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译者可以把翻译当作借体寄生的写作,译者的职业道德要求译文必须忠实于原文。文学翻译的文体应是文学性与忠实性的辩证统一。

为了实现文学性与忠实性的辩证统一,需要选择合适的翻译单位,翻译单位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译文文学性与忠实性的辩证统一。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任何翻译都不是词对词的逐词确切的语言转换活动。意义的可译性是翻译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小句是俄语中能表达相对完整意义的最小语言层级,因此本书提出在俄汉翻译中以小句为单位。但是这并不是说译者可以就句论句,把小句和其他语言层级孤立悬空,翻译修辞选择应遵循“整体性”原则。译者时时处处都面临着选择,不是二选一,而是多选一。原文的一个词、一个句子在译入语中有多个表达方式,选择哪一个最合适呢?功能文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韩礼德先生提出:语言形式自身不能表明是否与语篇的文体相关,而是看它是否在语篇的情景语境中起突出作用;在文学作品中,语篇的情景语境是作者创造出来的,所以要看它是否与作品的整体意义相关。此外,文学作品讲究“字神句气”,“字神”来源于形象化词汇,“句气”来源于具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句法结构。因此,小句虽是翻译的基本单位,但要以小句所在的句群意义为参照,以语篇整体意义为最后仲裁。还需要注意的是,文学翻译的难点多集中在词汇层面。

以小句为翻译单位,基本上使译文的忠实性有了保障。那么,在忠实性的基础上,如何使译文的语言文采斐然呢?这固然与译者的文学才华密切相关。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这涉及文学作品的文体特征。何谓“文体”呢?韩礼德在布拉格学派的基础上,提出文体是“前景化”,是有动因的突出,即突出的语言形式要与语篇的整体意义相关。“前景化”这一概念是从绘画理论借来的,与之相对应的是“背景化”。所谓“前景化”,就是不寻常,引人注目。我们在欣赏一幅画时,总是被它那最突出的地方所吸引,最突出的地方也正是这幅画的艺术性之结晶。同样的道理,在欣赏文学作品时,读者最注意的也是作品中不同寻常的部分。这不同寻常的部分就是“前景”,它是通过语言的“突出”实现的。如果把突出的语言现象看作是“前景”,那么普通的表达方式便是构成这种“突出”的“背景”。“形象性、抒情性、象征性、幽默性”是文学作品的前景化文体特征,也是对文学翻译的修辞要求。文学翻译修辞的重点就是充分利用译入语的修辞资源,再现原作的前景化文体特征。文学作品的前景化文体特征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其物质基础的,表现在语音、词汇、句法、章法等语言层面上。这些前景化文体特征营造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气氛。

文学翻译是高级翻译,这是因为实用文体,如科学文献、报刊政论、公文、法律

等语篇的语言是程式化的，而文学作品的语言恰好相反，必须不落俗套。风格是作家的生命，古今中外的作家们毕生都在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境界，创造自己的风格。实用文体的翻译以达意为主，而文学翻译必须译出原作的语言风格。文学作品的力量来自于语言文字的暗示力和精神韵致，这正是风格的魅力。但由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一种语言文字的暗示力和精神韵致在另一种语言里常常不知不觉地被消解，这是风格不可译论者的主要依据。风格是可以翻译的，以小句为翻译单位基本可以保存原作风格。译者要发挥创造能力，笔补造化，对生硬的译语进行润饰，使译文语言也像原文语言一样具有丰富的暗示力和饱满的精神韵致，这样的译文才是神似的译文，才是译出了原作风格的译文。

“语篇功能—情景语境—前景化—语言文化差异性—润色”是贯穿本书的主线。

目 录

序	i
前言	iii
第 1 章 文学翻译修辞的实质	1
1.1 修辞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1
1.2 文学翻译修辞的研究对象	3
1.2.1 修辞和修辞学的产生、发展	3
1.2.2 文学翻译修辞的研究对象	5
1.3 文学翻译修辞的研究视角	5
1.3.1 文学翻译修辞的语言哲学基础	6
1.3.2 文学翻译修辞的基本原则	8
1.3.3 文学翻译修辞的实质	8
1.4 文学翻译修辞的研究意义	11
1.5 文学翻译修辞的研究方法	12
1.6 文学翻译修辞观的发展变化	13
1.6.1 古代译论时期(文艺复兴前)	14
1.6.2 近代译论时期(文艺复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	15
1.6.3 现代译论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	16
第 2 章 文学翻译的文体	20
2.1 翻译文体之争产生的根源	20
2.2 语篇的功能和文体的关系	21
2.3 翻译小说的社会功能	23
2.3.1 欣赏功能和教化功能	23
2.3.2 文化交流功能	25
2.4 文学翻译文体选择的辩证观	27
2.4.1 文学翻译的文学性	27
2.4.2 文学翻译的忠实性	29
2.4.3 文学翻译:文学性和忠实性的辩证统一	32

2.5 本章小结	33
第3章 文学作品的翻译单位	35
3.1 翻译单位的定义	35
3.2 划分翻译单位的意义和依据	36
3.3 文学翻译单位——小句	38
3.3.1 小句的概念和分类	38
3.3.2 限定性小句	40
3.3.3 非限定性小句	41
3.4 本章小结	45
第4章 译文修辞生成机制	46
4.1 原作文体特征的识别	46
4.1.1 译者的文体能力	46
4.1.2 文体分析程序	47
4.2 译文修辞的生成	49
4.2.1 译者的修辞性介入	50
4.2.2 影响文学翻译修辞选择的语言外因素	58
4.3 译文修辞的校验	64
4.3.1 修辞与语篇整体意义	64
4.3.2 文学翻译修辞校验中的整体性原则	66
4.3.3 诗歌翻译修辞的“整体性”	70
4.4 本章小结	73
第5章 文学翻译的修辞特点	74
5.1 形象性	74
5.1.1 “形象”的含义	75
5.1.2 文学翻译：以形象译形象	78
5.1.3 译者的形象思维	79
5.2 抒情性	80
5.2.1 文学创作中的“情”与“辞”	80
5.2.2 译者的情感与文学翻译修辞	81
5.2.3 情调、气势与文学翻译修辞	84
5.3 象征性	88

5.3.1 象征的修辞意义	88
5.3.2 象征的翻译	89
5.4 幽默性	92
5.4.1 幽默的修辞意义	92
5.4.2 幽默的翻译	92
5.5 本章小结	94
第6章 语音修辞	95
6.1 文学作品的语音之美	96
6.2 文学翻译中的语音修辞	97
6.2.1 语调的翻译	97
6.2.2 节奏的翻译	99
6.2.3 语音辞格的翻译	103
6.3 本章小结	108
第7章 词汇修辞	109
7.1 词汇失衡突出	109
7.1.1 词汇系列	109
7.1.2 词汇集	110
7.2 词汇失协突出方式	112
7.2.1 词汇集混用	112
7.2.2 词汇集的词义转移	124
7.3 本章小结	130
第8章 句法修辞	131
8.1 句子结构的文体突出形式	131
8.1.1 句子结构的失衡突出	131
8.1.2 句子结构的失协突出	141
8.2 句子成分的文体突出形式	143
8.2.1 句子成分的失衡突出	144
8.2.2 句子成分的失协突出	146
8.3 本章小结	151
第9章 章法修辞	152
9.1 语篇的谋篇机制	153

9.2 主位推进程序	155
9.2.1 延续型	156
9.2.2 平行型	156
9.2.3 派生型	157
9.3 语篇的衔接与翻译	158
9.4 本章小结	162
第10章 作家的语言风格与翻译	163
10.1 作家的语言风格	163
10.2 风格的翻译	165
10.2.1 风格的可译性	166
10.2.2 句法结构与风格翻译	167
10.3 译者的风格	169
10.3.1 译者的风格产生的原因	170
10.3.2 译者风格对译文修辞面貌的影响	171
10.3.3 译者风格的启示意义	176
10.4 本章小结	178
结束语	179
参考文献	181
后记	186

文学翻译修辞的实质

1.1 修辞在文学翻译中的作用

文学不仅是读者积累人生经验,舒散身心疲劳,消解生活沉闷的伟大的交流媒介和有效手段,更重要的是,它通过优美的艺术形式和丰富深刻的历史内容的有机统一,把人类生活潜在哲理的意蕴显示出来。赫伯特·马尔库塞(H. Marcuse)说:“艺术不能变革世界,但却有助于变革能够改变世界的男女们的意识和倾向。”(马尔库塞,1987:7)文学作为一种崇高的艺术,无不充满着改善人类生存境况,提升人类道德境界的内在激情和巨大力量。优秀的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沸腾的革命家。

优秀的文学翻译延长了文学家的艺术生命,使其作品在辽阔的时空里成为永恒。文学翻译的作用不止于此,文学翻译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文学翻译为本国读者打开了通向世界的窗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茨·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 1904—1991)在《关于翻译我的作品》中说:“每种语言都包含着用这种语言所创造的独特真理,这些真理在任何其他语言中是找不到的。因此,可以这么说,翻译恰恰体现了人类的文明。”(郭建中,2000:268)《古兰经》里有一句话:每一个翻译家都是他本民族里的一位先知。鲁迅先生曾用一个从西方神话借来的典故,把当时在漫漫长夜的旧中国翻译进步文学的中国译者比作“为大夜弥天的旧中国盗来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力量在于得心应手地使用语言,既不破坏正常交际的进行,又对日常生活用语加以发展和组织,呈现出一种别有韵味的想象世界,唤起读者的共鸣,使其身临其境。人类的语言运作有许多灵活之处,人类灵活地进行语言运作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修辞。修辞的运用使得语言能够更圆满地把握与说明生存事实,在认识世界方面给人以巨大的帮助。修辞对文学作品的重要性更加明显,普通语

言的功能以表意为主,“辞达而已”,文学语言除了表意功能之外,还有表现功能,“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家需创造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使读者手捧作品,呼之欲出的人物景象如在眼前,感动得落泪,兴奋得歌唱。诚如作家汪曾祺所说:“文学家的独特处,不在他能用别人不用的词,而在别人也用的词里赋以别人想不到的意蕴。”(汪曾祺,1988:4)文学语言就是这样,就是再普通的字词,作家也可赋予其不普通的、诗意的、全新的内涵。

文学作品的语言是诗化的语言,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其语言也应该是富有诗意的,所以文学翻译的任务就是用译入语的修辞资源再现原作的诗语,创造出另一个诗学文本,使原作在译入语中再生。然而,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差异很大。有的译本辞藻精美,时而万马奔腾,时而幽琴独奏,读之如大旱逢甘霖;有的译本则修辞平平,干燥无味,缺少艺术光彩,令读者昏昏欲睡;还有一些译本,语言艰涩、洋腔洋调、情志不达,破坏读者阅读兴致。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使得文学翻译充满了艺术性和创造性,译者必须跨越语言文化差异,创造性地重组原文字句,正如著名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郑海凌先生所言:“我们研究文学翻译的手法,所关注的是翻译家运用何种表现方式,如何使译语表达得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从这一点上说,文学翻译是修辞活动。”

“语不惊人死不休”是历代文人的座右铭,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所以作者要选择新奇的文词和表现手法,创造出令人拍案叫绝的词语和惊世骇俗的诗文。与创作相比,文学翻译的选择性更强,选择问题的产生乃是由于语言中存在着同义现象,原作中同一个思想在译入语中有若干不同的表达手段或方式,包括同义词、同义语法手段、词组或句子形式等。同义现象是翻译选择的物质基础,这种选择就是修辞。著名法国修辞学家吉罗(R. Guiraud)说:“每一次,当我们要说什么时,语言都提供给我们几种表达方法以便说出想说的意思。这里就有个修辞问题。”(Guiraud, 1969: 60)这就是说,哪里有选择,哪里就有修辞。翻译过程实质是一个修辞选择过程,“译者站在两种文化、两种语言的交汇点上,时时处处面临选择。离开了选择,译者寸步难行”(郑海凌, 2005: 85-86)。译者要在两种语文习惯、两种文化之间进行选择,选择一种适中的表达方式,使译文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本书的写作目的在于唤醒译者的修辞意识,期望能有更多文辞精美、情感真挚的翻译小说面世,为身处干枯世界,在苦闷人生中挣扎的芸芸众生播撒甘露。

1.2 文学翻译修辞的研究对象

1.2.1 修辞和修辞学的产生、发展

在谈论文学翻译修辞研究对象之前,我们首先确认一下何谓“修辞”和“修辞学”。谈到修辞和修辞学,我们马上会联想到 rhetoric、stylistics、стилистика、риторика、поэтика、style、стиль 等英语及俄语词汇,这些词汇都和修辞学有一定的关系。目前,中外学者对于修辞学的概念存在不同的理解。什么是修辞学呢?我国古代的学者非常重视修辞,《易经》中有“修辞立诚”,但是他们没有把修辞建立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最早把修辞当成一门专门学科的是希腊人,公元前5世纪,特别是在智者时期,希腊人开始重视修辞的学习和教学。作为一门学问,修辞学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由于古希腊的伊索克拉特(Isocrates,前436年—前338年)、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以及古罗马的马库斯·阁留斯·西塞罗(M. T. Cicero)、昆体良(Quintilianus)等学者的努力而最终形成。修辞学在希腊语中为 rhetorike,原意是“演讲术”,这个词来自希腊语 rhetor,原意是在集会中演说的人,英语中的 rhetoric(修辞学)和俄语中的 риторика(演讲学)与希腊语中的 rhetorike(演讲术)是同源词。修辞学这门学科与 стилистика(修辞学)、stylistics(文体学)及 поэтика(诗学)密切相关。rhetoric 传入中国早于 стилистика、stylistics,中国早有“修辞”之说,因而先一步被译为“修辞学”。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演讲艺术的传世之作《rhetorike》也被译为《修辞学》。其实,rhetoric 与 стилистика、stylistics 相关但并不相等(张会森,2002:3)。стилистика、stylistics、стиль 和 style 从词源学上讲源于古希腊语 stylos。stylos(стиль, style)的原意是指“用来在蜡板上书写的一端为尖头,另一端为铲形的小棍”,先用尖端在蜡板(涂上一层蜡的小木板)上刻上文字,要修改而涂抹时则用铲形的一端把刻出的文字铲掉。由此,stylos 慢慢地派生出“修改”以至“修饰、润色”乃至“修辞”的意思。在现代语言中,стиль 和 style 的古义基本不用,常常作为“风格、文体”使用。

汉语中的“修辞学”译成俄文是 стилистика,译成英语为 rhetoric,而英语中的 stylistics(文体学)与前三者相关但不相等。在我国,无论是汉语界还是外语界,大家因学术传统的不同,受外语文献的影响,对“修辞学/стилистика/rhetoric/stylistics”的理解不尽相同。

我国汉语界对“修辞学”有狭义和广义的理解。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奠基人陈望道

早就指出,“修辞”一词有两种理解:“(甲)狭义,以为修当修饰解,辞当文辞解,修辞就是修饰文辞;(乙)广义,以为修当调整或适用解,辞当作语辞解,修辞就是调整和适用语辞。”狭义的修辞学相当于欧美学界所用的 rhetoric,指研究词句、辞格的学问。随着语文科学的发展,现在汉语界所说的“修辞学”是广义的。《辞海》给“修辞学”所下的定义可以作为代表:“修辞学——语言学的一门科学。它研究如何根据题旨、情景,运用各种语文材料,各种表现手法,来恰当地表现思想和感情。”(夏征农,2010)

俄语界所使用的 *стилистика*,其含义与中国汉语界所说的“修辞学”基本一致、相通。

欧美学界所使用的 *stylistics*,虽然和俄语的 *стилистика* (修辞学)是同源词,但由于文化背景、学术传统不同,不是指广义的“修辞学”,而是指研究作家、作品语言风格的学问,我国英语界通常译为“文体学”。在我国英语界,“修辞学”相当于 rhetoric,但指的是狭义的修辞学,即研究辞格等修辞手法的学科。修辞学(rhetoric),源于古希腊文 *rhetorica*,原意为演讲之技巧,是专门研究演讲者为了打动、说服听众,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修养和采取什么样的手段的学问。但这个概念本身在后来漫长的时间里,被赋予了非常丰富、复杂乃至矛盾的意义。16~19 世纪,生机勃勃的修辞学在欧洲蜕变为辞格学,辞格学派“实际上是在拉姆斯理论指导下,专心致志于辞格的分类、命名、辨析的形式主义学派。他试图用结构的形式对修辞进行静态的分析和描述,而忽略了辞格使用的灵活性以及修辞产生的内在原因和交际功能”(骆小所,1994: 11)。欧洲修辞学的衰败,就在于其把古希腊的生气勃勃的修辞学,压缩到对语词、辞格形式化研究的框套里。

对我国学界来说,由于受不同国家和语言学术传统的影响,赋予“修辞学”同一个术语不同的含义,各唱各的调,难以达成共识,术语译名的混乱又造成额外的“灾难”。由此想到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提出的“文化翻译的问题”,他们指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对同一术语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如“哲学”一词在中国和西方的含义不同,这就造成了翻译上的困难和混乱。另外是翻译化问题,“我们在中英文之间译来译去,其结果是生造了第三种语言,一种‘不中不西’的真正怪手。它既不是中文也不是英文,令人不知所云。”“西方学者在把中国世界观引入西方文化环境的过程中遇到极大困难,同样,中国学者在介绍西方思想的时候,也必须花大力气去克服不同的令人沮丧的障碍”。他们提出“需要透过所有的共同点,去揭示那些与受文化制约的概念系统相关的,以及与汉语和印欧语言结构差异相关的关键词汇的差别”(郝